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十二

宋 劉宰 撰

劄子

回婺守趙告院

必愿

秋序將半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千里詠歌九重簡在穹
祇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饜食令聞有年於茲矣頃承
闕甥館之間惠顧蓬蓽倒屣迎見此維其時適侶漁樵
漫浪山澤既歸則門徑寂然僂駕已不可望矣寄懷簡

尺畧著勤奉而未見之懷怒如調饑今猶昔也豈期謙
德不鄙衰孱專介鼎來真翰與腆施俱辱下拜登受感
愧裝懷仰惟某官致君事業嗣忠定之傳瑞世文章得
頤堂之印亦既宦塗歷試固應要路立登上方總攬權
綱究心民隱必欲更治民以考功功大者其報宜厚肆
迂逸駕三鎮雄藩寶婺委寄之重既甲於京畿而治平
之課復為天下第一旋歸有詔識者數日以冀某少不
學老無聞重之以不可掩之疾雖欲強顏與世追逐勢

有不可其敢進趨於人主之前以此雖荷招徠屢屢控
辭尚丐哀矜賜之容覆使卒免於戾惟是雲泥夙隔邈
無侍見之期鄉風惟上體國謹身之祝

通鄭常州萬

季夏謹時恭惟某官肇開大府懽動屬城天聽自民台
候動止萬福某遠遠熒煌之座歷年浸多自惟陸沉之
人不敢僭申消史敬令德雅望如星斗昭回昏旦仰止
頃歲姑蘇寄居方教授書中近者里中趙安吉修敬之

日皆辱寄聲某踈賤何足比數而記存如許第有感刻
即中學足以高世而居之以謙才足以濟時而養之以
晦踐揚中外亦既如囊中之錐穎脫而出庖丁十九年
之刃恢恢乎刃游餘地矣意遂簪筆持橐布武星辰之
上而猶俯為此來蓋上念毗陵久罹虐政妙選一世人
物來任蕃宣無有出郎中之右者東方千騎來曾幾時
而田里愁恨歎息之聲已一洗而空之况報政之後耶
甚盛甚盛某舊以病歸老去逾甚形容豈但非復故我

曩者疊冒誤恩悉由推輓之賜入山益深竟不克以一
牋控謝諒在高明必不賜咎茲以一塵之居距治境不
遠敢以登門之舊僭修賀厦之恭暑氣方張并上滌煩
御涼之請率畧悚仄之至

回張和州

謙亨

涼風披拂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十行錫命千騎趣行百
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放浪山澤不上簞廚敬之日
久矣然每聞治民之有成績立朝之有正論未嘗不斂

衽敬歎且賀先侍郎先生之不忘也鼎來使介旌之以
手書重之以珍貺下拜登受感喜其何可言某官明敏
之姿卓絕之才而英詞妙翰又有以發揮之此某蚤歲
於孔庭窺見知其不可及者而向來治民之績用立朝
之風采又表表在人信矣先侍郎先生之不亡而執事
之有光於前文人也某少迫於貧不克裹糧從四方宗
匠游聞見淺陋猶幸先侍郎老先生不鄙其獨學無所
聞見收置幕下朝夕奉令承教得不為小人之歸今雖

年垂七十視茫茫髮種種然一念不敢忘也朝廷更化
求靜退之士以厲薄俗徒以某三十年家居謂其近似
賜之招徠而某實非其人辭避數矣而俞音尚闕有以
覆護而存全之於門下有望焉所賜某物皆寒家所未
有不敢不拜適有以某物為惠者謾侑回緘區區欲言
尚須嗣貢未由會見更祈酌涼燠之宜謹茵鼎之奉以
迎召節台眷不敢僭申問敬京口委役惟所以命

回沈祕讀

仲秋之月暑退涼生恭惟讀人間未見之書探言外不傳之秘天枋閱業日擁繁禧某生晚不及登先正先生之門疇昔每與先令舅宅之年兄言之用為大恨病不可仕歸伏田里十有七年自先令舅典鄉郡時猶不得一造郡齋矧今加老寧復可入城市以此市朝之事不復到耳雖祕讀茂實英聲嶽峙川流第切服膺無從上記春間邑大夫下車首出台翰乃知不肖姓名猥荷記存其間慰藉之勤同於知舊某益感歎不自知其手之

舞足之蹈也祕讀由常布而膺簪組由家食而登蓬萊
道山此近世曠典至寶陳於咸陽之市何患不售惟居
安資深坐進此道使家學有傳斯文有繫以無負聖世
非常之舉是所願望豐氏令表昆仲計各已榮上章贛
開敏過人舉員已及格否因書告為引誠太夫人恭惟
天錫難老萬福來并台眷中外迪吉某春杪辱書逮今
方得修報不惟私門多故亦坐拙於伺便今因前京尹
趙工侍令嗣到闕敬此謝萬一

回建康范教授光

卷十二

恢台肇序清和可人恭惟某官業擅斯文望重一府神
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林不與世相聞十有
六年矣故歲偶以大兒率意西游尋聞預在講席冒昧
以一箋自通且謝且祈辱不鄙即賜之荅又申之以問
訊之書什襲以藏於今有耀旋聞司文柄於會府使道
歸覲慈闈竊意即遂留中不敢嗣音令名星斗爭輝但
勤仰止忍奉專教知猶俯徇常格歸蒞芹宮以須班改

慰浣良深不敏益重自愧執事以粹學傳家以妙年擢
高科有聞於世有援於朝騰躍而上蓋將羞崑崙薄蓬
萊豈其他寸進瑟縮若凍芋抽萌者比然進銳聖門所
戒急流中更須整棹徐行執事所以自處誠得之矣某
惟有敬嘆惡札遂揭之廣文官舍之前深懼不稱頒示
刻本且有珍饗感何可言介旋亟此具報不盡下悃偵
伺解組續當遣賀一節多雨恐梅蒸必早齋戒以居高
明行矣其時某不勝愛助之私敢預以請

通常州余教授申

維時陽春布澤萬物生輝伏惟志以道寧尊候神相萬
福某嘗謂文以氣為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干貨
賄否則喔咿嚅唅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
之比見里中士友皆欲東去從足下游其歸也又傳高
文三紙如古檜畫龍詩及祭坡翁辭固疑其卓犖奇偉
異乎今之文人及叩足下之為人與其命題發策向之
疑者益信起敬起愛悵執鞭之無從也嘗讀杜少陵古

栢詩頗有愚見試為足下誦之夫落落盤踞雖得地冥
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工我
踞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抗我神明固亦
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
爾今此古栢稟於天者既非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
鳳也鸛鵲也螻蟻也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
來於我何擇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
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小計較竊恐不足以見

古栢之大如何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因諸友及舍姪行畧此寄聲因風多寄高文以起衰懦是望

回高郵黃教授

復

風塵殘暑雨洗清秋即日伏惟發明斯道以淑後來神之聽之尊候萬福某衰孱無所可用自棄明時日杖策登東臯臨清流與田夫漁父相爾汝忽捷足持書來雞犬亦為之驚喜剝封莊誦方知執事過聽先之以贄幣重之以長箋意將望僕以輔執事之所不及僕何足當

愧汗如洗雖然此禮不行於今久矣僕雖衰孱不足當而盛意不可孤也昔曹交以人皆可為堯舜問孟子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執事以少學不出科舉為陋以鄉居寡出未能求正有道為固是二者豈獨執事之病僕老矣猶病之雖然科舉之文雖無用而所言者未始不尊堯舜也鄉居雖少師友而與吾輩游者必不至皆不孝不悌人也儻於孟子之言誦其言行其行則是堯而已矣而何

有於陋其言行之相符者吾從之相戾者吾違之則吾
惟是之從而何有於固今之患在於言不顧行行不顧
言固有口誦堯舜而行如市人者至於得喪分於目前
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忘相傾相詐
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游日間仁義道德性命
之旨若先朝邢恕等輩是亦小人而已矣於固陋奚責
焉執事以為然否僕雖未奉識見姻家王穎叔言嘗同
僚山陰知執事亦有志斯道者今又不但求正有道而

例及於衰孱則其有志斯道也審矣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有觀焉素紗兩端聊荅白苧之睨視留幸甚

回溧水史知縣

彌革一

冬令猶淺和氣如春恭惟某官連年為邑民賴撫摩神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聞徐仲車之居山陽雖蹟蹟然不可復仕而時事靡不聞人物靡不知某衰疾甚於仲車而資稟之凡聞見之陋出仲車下遠甚何敢與知

當時人物然隣郡屬邑有賢大夫猶污塗中炯玉雪某
寧不聞顧受廛不可則惟有歎仰佳客鼎來寶緘下墜
發函展誦知遭時之難行政之不易益用起敬至於沖
然處已慨然論心則某不足當感荷之餘更以自愧執
事有排山嶽之力去之而不恃有搏扶搖九萬里之便
捨之而不即俛而為邑有決江河沃焦枯之志而鬱不
得施可為太息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聞寬之一分民
間已不勝受賜惟願益固所守益充所志以聽造物所

以處我為執事謀無過此者因江君之行亟此稟謝某
疇昔無階以姓名自通今執事既有以先之繼此尚當
嗣貢區區頌望已見於前鼎茵眎宜厥有常職中外禔
福厥有定理某不敢誦言以為諛伏丐台察

二

夏令權輿天宇清淑恭惟某官以經世之才循作縣之
制心勞撫字天棐忠嘉台候起居萬福某林下殘生與
世濶絕雖名門德望如日麗天有目咸覩某獨甘老漁

樵無一日之雅真成自棄去冬江君過門袖出台翰燈
然為蓬戶甕牖之光稟謝斐然嗣音不果正爾內訟專
介之來游領珍染其何榮如之其何感如之不鄙令記
治所樵樓之成以某平生願執鞭而未能乃今得以鄙
陋之文托盛美以不朽誠所甚願適衰病之軀入春得
怔忡之疾執筆輒昏眩親舊間書問間有不容已者甫
作字一兩行輒語言不倫以此自度必不能仰承厚意
謹端拜控辭尚望台慈賜之矜體由縣最以升臺端國

有成憲慈惠之政中山之民既歌舞之矣大鈞塊圮顧
豈容以嫌自別某願厚自愛以迎溫詔之頒

回宜興趙知縣與愆

夏令已深積陰為解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與台
候神相動止萬福某稍踈奏記南望神馳專吏及門重
拜真翰欣慰無斁世道益降士大夫率以虐濟貪以佞
媚取容執事獨於汙泥中呈玉雪於頽波中屹砥柱利
莫能誘勢莫能屈此固某所敬仰願執鞭焉而未能者

幸甚不鄙令記漏澤院顛末遂得大書以詔來者豈惟
執事是為其有感於斯世深矣言謝諄諄非所敢聞寵
貺稠疊非所敢當以方命為不恭勉強祇拜愧浮於感
留來介五日欲得微物效野人之芹而未遂貧者贈人
以言敢先道所欲言者執事承累政頽靡之餘不少厲
威嚴無以使惡者有畏善者有恃今惡者服善者伸矣
少霽威嚴使同鼓舞於春風和氣中可乎承縣計空乏
之後色色敗壞不少事工後無以使廢者舉壞者葺今

廢者復壞者成而昔之未具者今具矣少休工役使相
安於清靜寧一中可乎士之游城市處庠序者不必皆
有公論寧使人無鄙夷厭薄之心然公論終自此中出
願少回此心博採公論擇老成而篤行少俊而修謹者
表勵之則向之不率教者雖如在津之鶚終可使之懷
好音惟執事圖之縣庠不可無訓導官宜興士夫某不
能盡識獨識蔣致政惠倅沈丞蔣丈既高尚其事惠丈
亦方將立朝惟沈丞尚困田里其文采甚可觀今得其

一詩寄上又有潘教授居溧陽去治所甚近為舉業極工應用之文尤長得少捐月饋招致一人使居訓導之任不但諸生得師執事亦可得友惟執事重圖之他惟節欲強食為世道厚愛某忱祝

回丹徒趙知縣

王春謹始化日舒長恭惟某官絃歌堂上保障江邊神人俱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學無成宦不達竊伏林下以苟餘生不復敢以姓名自通於有位者賢大夫過聽既

逢人說項斯復頌之以郇公五雲之翰某不足當以愧
以懼某官學無所不通常矯其偏而守之正才無所不
能常抑其過而歸之中一從下車豈但威行惠孚百里
實受其福從容畫諾之間所以使吾賢使君之德日新
又新而吾三邑之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君之助
為多吾儕小人寧不知德寧不知仰顧問謝不先而遽
辱謙施其何感如之何榮如之長江天險自昔以為可
恃而國步方艱識者蓋甚凜凜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維城維翰宜莫如君尚勉旃哉尚慎旃哉某齋三日先勒此以復於執事他所欲言尚須嗣貢世俗竿牘彝儀敢畧

回句容吳知縣淇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花城治最楓陛詔頒神人先後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以貧親弱植不能自伸輒犯未見顏色而言之戒冒貢一箋悚仄俟罪厚德過人加之以高誼不但薄其冒昧之罪又進其所語言之人

扣其所欲言之事而賜之諾某踈賤何以辱此正爾感
藏而專使鼎來寶緘下逮玩其著語之工結字之細已
屬饜饕譟縛而某物又有以將其厚意僕僕亟拜慰荷其
何可言治境當更刀闕折之餘得賢大夫臨之大郤大
窾皆迎刃而解獄無淹囚庭無滯訟凡民所欲不謁而
獲其鄰邑之人猶敬而仰之咏歌而鼓舞之則受廬者
可知國家以臺省要官旌縣最非執事而誰某敬聽鄉
邑陳大夫三山人鄉人之來者相望誦冰翁之政以為

律已如秋霜烈日而拊民如春風和氣前此數十年所未有要之惠固足以感人而廉尤足以服人冰翁實兼之因書為致尊仰之意某適有遠郊之役且此見謝悃萬一他須專貢仰丐台照

回句容趙知縣

熙

孟夏之月日馭舒遲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與神人俱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病卧田間所接惟漁樵之人見其誦鄰邑大夫之賢惟晉陵之唐與執事為二而皆

無由一拜下風晉陵既解縣章而貳帥府則勢分已相
隔絕惟執事尚此淹留似天假以趨承之便復以病不
克前謂此情何然威行惠孚使旁近之政知所取則旁
近之民賴以寧居則某亦在受賜一人之數欣幸固不
可言也今世士大夫以貪成風以苛取為得計吏之求
進者率投其意之所欲而小不如意者復縱豪民持之
豪民又攘臂其間故善良不伸頑惡得志而田里之不
愁恨歎息者蓋少今聞執事下車以來一以清嚴律已

以平易近民之所欲不謁而獲此古循吏之政也不
謂於今見之願益勉旃以慰民望某方念無階以姓名
自通而專介鼎來賜以手書且有匪頒祇拜之餘以感
以愧端綵匣鏡非衰疾之人所可稱敢用歸納涼簾錦
荔不復引辭適有來客具謝不端切幸賜察聞賀履不
遠竊計詔除亦已在道小須嗣敬踈賤不敢僭申台門
寶眷之問田間非委役所及亦不敢僭請併惟照之

通江寧陸知縣

衍

一雨迎秋即日恭惟以家學踐世官百里歸仁諸臺奏
最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都城致敬東閣轉首幾
三十年疇昔先尚書之喪海內孰不聞孰不弔平生托
契之深受知之厚又孰如某者而一辭不能效楚人之
哀些微禮不克致漢人之雞絮豈木石人哉顧時方銳
於謀歸出門有礙既歸之後欲一力給薪水且不可得
以是區區之忱竟不能自達每一念至慙負穹壤竊意
賢昆仲已置之不宥之地春杪汝進自乃舅梁料院處

歸備道記存之意甚至某初聞汗顏如雨既知弘度未
深督過則又驚喜過望用是猶敢飾其固陋之辭以請
罪於下執事敢問榮改已幾時榮赴以來已幾書上考
昆仲今皆何官有已立朝者否令嗣今幾人與諸令妹
幾人受京秩今皆官何地先尚書之盛德宜昌厥後其
碩大蕃衍不問可知然門牆舊人欲得其詳以慰遲莫
之懷耳江寧土瘠民貧縣計殊非旁邑比先尚書惟儉
以足用寬以愛民故縣足以支而民不知擾距今十四

年吏民之老者死少且壯者亦以老且耄舊事度不復
可問惟儉寬二字乃不肖所親得於見聞者惟率而行
之某初棄官時家無經日之糧身無卒歲之衣比來內
外服勤農桑不但有以自給時亦有以旁及姻婭之貧
者以少慰先人平生之志於地下不足為故人念因遣
人過梁親處念今無書則永無贖過之日謹拜此以謝
萬一軍務日殷軍須日急急則傷民生緩則忤上意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尚書之寬得之矣念之哉

回前於潛程知縣燾

維時秋早老火方張恭惟花城奏最楓陛疇庸綸綍方
頌穹祇胥右台候動止億福某庚申辛酉間得托先丈
僚采之末整整三十二年矣中間世變之不齊人事之
好乖安危否泰吉凶禍福何所不有何所不歷言之可
悲可愕可喜者先丈之得契兄弱冠為尉即著能聲甫
壯出蜀即脫選調既臨赤縣即為治平第一狀其德形
容其美者大率以為肅而寬和而不同愷悌樂易中有

介然不可奪者此豈惟今世所難求之古人亦不多見
某親戚有居建平者凡前所述早已飲聞石兄之來益
得其詳蓋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有子如此程建昌不
死矣手書下逮重之以嘉餉當排閭闔呈琅玕之時而
下顧投老山林之人慰當如何感當如何某方在儀真
時已得馭疾後更憂患疾日深遂不可為因之棄官今
老矣寧復他望異時分符出守攬轡行部或頗興衰老
子迂道過之使敗絮自擁之人藉以為重幸甚秋暑未

艾京塵易汙惟自力以昌遠業

回呂節幹好問

夏令平分午風清暑恭惟某官泛紅依綠錫命維新神
聽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即衰懶失於奏記然月明
無吠犬雨後有耕夫知從容贊畫幕府有人焉用以自
慰新命却來聞已奏除書遂正賓僚之位不勝贊喜今
外患未弭內憂方深當長江之要衝任制閫之重寄不
有君子其能佐之願益究心以開長筭某以病丐閒垂

二十載曝背以為溫擊壤以為樂真不復知世間事自
公朝承化意獎恬退以厲民俗謂某近似之故誤奉恩
俾綴奉常末屬不知某蓋病不可為非能為而有所不
為者已具情實申控一辭不敢欺期必得請勸獎諄諄
祇以自愧某屏居惟蔭樾是藉今大府辟屬似曲為某
地一箋未徹記府而來翰復先之不敏其何以文得便
亟此謝萬一他須專遣伏乞台照

回王縣丞到任

唐卿

春杪猶寒恭惟已戒行李將抵治封百神後先台候萬
福某少不如人今老矣惟敬賢一念與生俱生執事德
成于身行修于家名聞于鄉某先人之敝廬去鄭鄉無
二百里鼎鑪有耳寧獨不聞顧已屏居踰二十年欲問
學致德而無從第深馳系天作之合得以受廬仰承贊
府曲踊距躍不勝此情身在漁樵未敢以姓名自通豈
意謙尊興憐沉滯首飭籤史賜以寶緘粲然金玉之章飾
以錦繡之段退惟衰陋何克堪承施報禮之常然詎敢

以狂斐廢已裁成短啓復於執事而書心畫也不復委
諸人具以質言則惟聲氣之同是恃仰祈情照溪流漾
日好風送帆伏惟次舍之間吉祥止止誦言祇以為贊
隨軒玉集萬福攸同條教有當預聞疏示幸甚

回潘尉到任彙征

夏行李令雨借新涼伏惟祇奉華次發軔榮塗台候神相
萬福某一廬密邇鄭鄉得姓字於月評舊矣而蚤歲漫仕
中年抱疾欲見無從詩云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蓋詠歌之

不足也茲審光奉除書來尉吾邑邑偏小尉冗曹執事以清才粹學居之猶驥伏鹽車捐東序西廂之寶於道側不知所賀然吾邑地接僊隱朝掛帆夕抵岸於迎養為宜則可賀孰大焉伏惟為親而喜不在昔人捧檄者後函翰相先所以賁飾衰孱者甚至視施以報猶懼不敏而某慵惰之久失翰墨蹊徑駢儷數語直致其情幸賜之察裏章服事上官適此隆暑千萬厚愛以開遠業行當往役其敢不恭

回陸縣尉

慶長

矩令權輿秋陽杲杲伏惟某官祇奉安輿來臨治境神
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蚤以疾病自棄明時當世名
流耳目所不接獨幸鄭鄉不遠得熟知月評之高兼聞
九萬里扶搖之程實昉乎吾邑亦既見止我心則降誦
古人之詩預以自喜執事以鼎盛之年負傑出之才為
璧水之名流擢太常之上第宜策高足徑立要津猶屈
為此來以便於親養他不遑計甚善甚偉某投老無聞
甘與漁樵分席駢儷之文條列之劄此下事上之禮執

事顧於我乎施過矣視施以報亦理之宜某從事犁鋤
久忘筆硯蹊徑率爾叙謝切丐台察鶴溪安流朝發夕
至雖在暑塗足可寧親不敢贅辭為司膳服者請

回倪監鹽

祖智

秋序將中餘暑未艾恭惟某官小須華次即上要津神
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從者還延邑入山益深
不克以時上記解組後兩月延之士韋晰者來能言在
延時以季子故植表祠門列楯泝井備見所以旌賢尚

德之意良用欽歎且恨不獲以此時奔走後先也一介行李之臨雙魚併墜所以慰藉拊存厚甚其何感如之某官正學足世其家清標不染于俗延雖僻左猶古名邑糟丘非賢者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耶先正尚書名德之重節行之高百世師表某早歲自棄明時不得在門下士一人之數用為大恨乃今得以哀些自見真所幸願兼得伏讀制表遺藁雖時異事殊猶得想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懿草野孤臣感涕不知所云謹當

遵稟以不肖姓名附見卷尾少遲數日專人并元匣緘
納丹徒大夫處不敢浮沉不敢稽違仰乞台照顧渚春
芽足清滯思南昌秋簾可障俗塵二物拜嘉尤深銘佩
寒鄉無致遠之物此自執事者所知某物謾友回箋輕
瀆愧甚江西師機之所踐履之所言論不覩先尚書蓋
當世善類所望以植立斯道者奄忽長逝知不知所共
悼而况鵠原之情謂何某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雞
黍之奠亦以自有亡弟之戚不及端拜慰贖竊乞情貸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於為善之
時況當盛年尤宜自力以濟世美某敢以為請舊治凡
委願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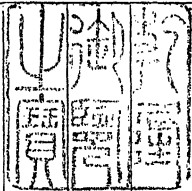
回信州鄭新恩

夢協

夏令正中恭惟日崇令德以啓脩程神之聽之尊候動
止萬福信潤相望幾二千里某暮景頽齡加之疾病
藉知執事之賢何由見之況實未之知耶景初兄來首
出所狀章泉老先生行文出自自然如行雲流水而布置

鎮密森若武庫讀之嗟嘆亟從景初問出處景初乃出
銜袖之書啓緘疾讀知見遇甚厚又昔之日嘗有枉道
過我意某踈賤何以辱此內省亦重自愧也真魏二丈
聞往還甚密師友如此益信執事之賢天步方艱國論
未有底止二公行藏實于世有繫方事未到手或居閒
或治郡信有可樂一朝幡然則天下顛顛望治矣將何
以待之頃年朝家召周叔子為將叔子以久閒與後來
將士不相知度必不為用辭免劄中說某雖粗知忠義

然亦安能以口打賊叔子雖未為良將斯言亦有理執
事以為如何某久不通真丈問方於王邵武處伺便景
初回且此具謝天下之寶為天下自愛是祝



漫塘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丁緯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十三

宋 劉宰 撰

七幅劄

回鎮江守韓監丞

大倫到任

冬序向晚春律將回恭惟某官肇開大府宣布上恩千里歸仁百神受職台候起居萬福某不揣寒微敢飭一牋修民禮於黃堂之下且以謝先辱乞不斥去某仰惟監丞之來為闔境社稷民人之主百靈之在境內者何

遠不屈何福不臻申承候之儀為瀆進頌望之語為僭
某不敢某恭聞聖上以淮土繹騷京口實扼其衝而先
斬王寶廟食茲土肆煩千騎亟為此來肇敏戎功以光
先烈斂惠一州雖未足為門下賀然尹鐸既至晉陽以
寬則所以為趙氏保障者庶其在此某敢不為天下賀某
恭以某官生長富貴而自奉若山澤之儒天分之高
學問之粹而隆師親友常若有不及者此其立志之堅
持己之嚴求道之至真足以特立當代之表其見之辭

章施之事業蓋其緒餘方貴名日起某時猶服役州縣
間曾未獲一登龍門而以疾廢望蓬萊瀛洲遂有弱水
三萬里之隔不圖莫景乃得受廬為氓某幸甚某蚤歲
應舉覓官頗亦有志事功中年得疾形容如鬼不容不
歸耕隴畝欣戚與野老同之年来官賦益苛鄉鄰之生
理益困雖瓶有餘粟懼不得獨飽比老稚之迎於境上
者來歸爭傳好語殘生餘日遂得及於寬政曲踊距躍
某惟用下敬上非言無以自見儼語一通皆下里巴人

之言幸一笑粲某惟分卑而言親皆當有慢上之坐問
眷請委尤其甚者敢畧

回鎮江守何祕監

處久

到任

序迫秋清風鑒午暑恭惟某官誕布六條肅清千里穹
祇協贊台候動止萬福某宅生治部既不克效兒童竹
馬之迎復未遂修小夫竿牘之敬一以疾廢一以分拘
委貶之先用敢忘其犯分飭泓穎以候興居且致不敏
之謝仰乞矜體某載惟賢使君之來將一洗吏姦盡蘇

民瘼高高在上實照臨之起居之間何福不臻某不敢
荐請某欽以名門盛德烜赫宇宙而大監以清才邃學
又昌大之海內含生誰不引領而某獨無望履之階又
踈賤自嫌前乎此不敢介子墨以姓名自通何期幸會
乃今獲以受廬之眚聽役於下隸靜言其私距躍三百
某伏審奉詔昕庭分符重鎮已消穀旦誕布寬書懽聲
沸於里閭和氣洽於上下仰惟稱愜某不佞蚤讀周宣
中興之雅意其必有股肱心膂之臣朝夕左右而作詩

者惟稱其屏翰蕃宣之有人繼以仲山甫之賢百辟之所取式豈非中興事業表裏相關在內在外初無間然耶仰惟大監以學問文章致身以道德仁義佐天子無以異於山甫諸人而猶虛衮職俯為此來蓋聖天子所以望於大監者深矣期於大監者弘矣故某不敢以五馬之東來私為吾邦賀而以中興有日公為天下賀某才不逮人學無師授其少也頗亦有志事功而疾病纏之竟成蹭蹬聖世曾不遐遺累賜甄收蓋以其屏居積

年跡似靜退而不知其實非也賢使君在上何微不燭
敢言其情某甚願修民禮於黃堂之下矧辱溫言以導
之其敢不勉而當暑疾未容前尚丐隆寬察其匪懈某
踈賤不敢僭申台門大眷之問亦不敢私請委役惟是
條教方新必有合率先遵守以為鄉黨倡者敢乞頒下
回葉知縣峴到任

青陽開動萬景維新恭惟某官載驅百乘來惠此邦次
舍之間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潔齊奏記且謝委

既之先敢靳電覽某承候之恭已庸于前辭不敢贅惟
是邇日春令猶淺寒燠未齊某不勝愛助敢以順三陽
之交御六氣之正以綏福履以對寵光為侍介者請某
恭審光膺芝檢榮領花封制祿倍於上士不啻三釜養
治行著於當朝不俟三年淹仰惟家庭之間喜氣充塞
某與閭邑士民以賢大夫將推其已試而惠綏之曲踊
距躍某仰惟石林文物之盛為世王謝大監政術之長
為世龔黃而台座挺生其間豈但發祥鍾秀非世所及

染教養和所得弘矣上方更治民以攷功故游領除書
來膺邑寄然百里之地豈龐士元所宜淹由治最登朝
不夙則莫某尚切遲之某屏跡二十年凡當世知名士
皆耳目所不接而雅望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某雖竊伏
田間旦旦仰止乃今將預受一廬若澹臺子羽得自列
於武城邑人幸甚某惟竿牘之敬下所以事上非上所
宜先也台坐方將攄其問學之素以為吾邑慈惠之師
而顧以其身先於匹夫謙尊而光豈世俗所及某不肖

不足當也但切凜凜駢四儷六非錦心繡口者孰能之
而某廢筆研久矣牽課稟謝祇切自愧仰惟矜體某不
敢僭申庭闈興居之敬仰惟天錫難老萬福來同隨軒
寶輯日新受祉衰孱無能為役或恐條教有合預稟承
者日與父老俯伏以聽

回魏知縣

文中到任

月當季夏風薦微涼恭惟某官趣駕鼎來闔境候望神
司聽勞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沐三熏酬委貺之先仰

乞台照某載惟騶馭之來將解嬈除苛導迎和氣於一
邑顧何禍不除何福不增不勝愛助之私猶於取舍之
間敬上節宣之請某恭以某官天分獨高風猷夙著鍾
雙溪疊嶂之秀探六經百代之傳粵從簿領已聳縉紳
之望踐揚滋久譽處益休已通籍於金閨宜進儀於禁
路以遂復公侯之始而叢爾邑猶辱照臨之非幸耶上
方更治民以考功由密令入為三公具有故事某傾耳
敬聽某屏跡山林萬事不到耳惟國人皆曰賢如門下

者蓋竊聽而稔聞之顧方分席漁樵願一拜下風不可
得天假黃緣使可以部民禮見引領前驅心旌飛舞某
至愚極陋少不自揆妄意功名中年得疾看鏡非復故
我遂賦歸來迄于今更十有九寒暑髮之黑者白目之
瞭然者昏矣今上初政願旌其靖退賜之招延某跡似
實非不敢冒當縷縷陳情亦既得請枝巢自托樾蔭焉
依有以覆護而存全之幸甚某未見顏色而言伏紙愧
汗某屏居以筆硯為長物不復到手拜長牋之辱愧感

不自勝輒飾其固陋之辭以謝萬一仰乞矜照某踈賤不敢修台閣大眷之問疾病餘生亦不敢僭干驅役仰乞台照

回林知縣

佑卿到任

魯雲紀瑞堯日迎長恭惟某官已屆瓜時將臨花縣先聲壓境和氣充閭台候動止萬福某受廛之人盍奏記以候前驅矧勤先辱衰年不敏仰丐矜察某仰惟旌御此來將廣九重之澤以綏百里之民山川有靈紛馳薦

祉宜也某為是不敢贅申寒燠之問亦不敢僭上鼎茵之祝某恭聞聖天子以民社之寄治忽之原非威望久著可戢姦偷并邑相望深知疾苦不輕委畀某官以天分之高傳家學之粹南昌小試同子真之隱藍田再轉有斯立之高而一念拳拳惟恐食焉而怠其事是致績用有成聲華赫奕矧惟寓里實邇鄉邦擊柝相聞問津孔邇固應大君有命遂令父母斯民仰惟道之將行喜慰無斁某以垂盡之年將睹維新之政望塵欣舞倍萬

常情某昔歲往來閩浙間熟聞譽處年來故舊之居瀨陽親黨之居句曲者誦盛美皆不容口以是起敬起愛不勝區區之情而自分席漁樵曾未果通名於下執事乃今將親率鄉之父老迎拜道周而與鄉之後生子弟受教於琴堂之下幸甚幸甚某瑣尾之蹤蚤歲濫綴仕籍頗亦有志於民中間得疾遂不可仕今日邁月征而志益衰學益廢駸駸與草木俱腐起其廢振其衰於賢大夫之來有望焉敢於未見顏色之先敬申懇請某比

勤命介寵以朋箋粲然若風蟬碎錦禪而鏗然如金薤
垂琳琅展玩殆不容釋手桃李之投瓊瑤之報詩人猶
曰匪報也乃今反之伏紙愧汗某敢再拜敬問台閣大
眷仰惟至和所召何福不臻伏恐條教有預合稟承者
敢乞頒曉

回丹陽臧知縣

鑄

到任

秋用李律風露高寒恭惟某官載臨花縣問訊棠陰闔
境歡呼百靈翼衛台候動止多福某方將展紙濡墨修

事大夫之恭而誨函先辱謹勒此謝不敏崖畧是懼仰
乞台照某惟民情欣豫則神道感通賢大夫施德於此
民舊矣神之聽之介以景福盖有不占而知者某為是
更不敢贅上寢興之間致節宣之請某伏審光膺芝檢
來綰銅章成命一頒士相與言於學曰是嘗教我者民
相與言於家曰是嘗拊我者皆矯首企足以候前驅亦
既至止亦既見止其欣欣然盖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而
為之令長者其自慰當何如某敢再拜賀某仰惟某官

以學問受縉紳之知以慈惠感田里之心重之以更世
故之深閱義理之熟如庖丁之刀善藏之久出而用之
何所不可竊計三異之政上聞一札之召遄至預恐雲
陽之父兄弟不得久私大惠也某別去風采日月如
梭雖具紀無從而縈問川流時時竊聽道路用以自慰
今茲頃伺不端復為來施所先不敏負負尚須還里負
荆以請某惶恐再拜上問台閤星眷伏惟由中及外均
介繁祉召役則往庶人之常某敬聽

三幅劄

回趙撫機

與懃

通問

夏令方中天宇清潤恭惟某官從容帥府領袖賓僚天
啓脩程台候動止萬福某勒此以謝委貺之先不恭是
懼載惟傳家之學經世之才宜立登要津以昌事業談
笑紅蓮之幕見謂遲迴然尺五去天階陞有日矣惟益
厚所養益充所存使陰陽之寇遁而福祿日來是所願
望某頃歲荷先令兄宜興大夫以其所居距治境為近

而忘其人之不肖時時賜書以勞慰其餘生某亦自忘其身之不肖時時妄發以庶幾有萬一之補一朝千古懷哉此心忽來誨函俾述遺愛之在民者以備太史氏之求某非其人其敢冒當然宜興之誤知不可忘也執事之厚意不可孤也敬當勉述所聞嗣便以稟伏乞台照某踈賤自嫌不敢僭申潭府之問辱委未知所稱不敢他請

公劄

上錢丞相論罷漕試太學補試劄子

游士之聚於都城散於四方其初惟以鄉舉員窄經營
漕牒蜜緣京庠補試太學為名積而久之來者日衆其
徒實繁而又迫於饑寒誘於聲色始有並緣親故以求
獄訟之關節者而獄訟始不得其平有事縉紳之脣吻
者而毀譽始不得其真有為場屋之道地者而去取始
不得其實其甚也挾衆負氣以取必於朝廷而朝廷之
勢日輕大率富人之麗於獄負者求勝刑者求貸死者

求生無辜者則欲其陷於罪而理不可行也游士則為之文致為之游談為之請托為之行賂或藉權勢以劫攘或與胥吏相表裏不直於憲則轉而漕不理於部則伸於臺以省寺為常行以伏闕為常事千變萬化必欲獲所求而後已所謂獄訟不得其平者此也朝廷耳目之寄外則付之監司郡守內則付之給舍臺諫而監司郡守不能盡知一路一州之事給舍臺諫不能知天下之事也則有採訪焉有風聞焉游士知其然也於是擇

其厚已者則多方延譽違已者則公肆詆訾或形之書
疏或形之歌咏或述之短卷為耳目之官者幸其然也
招徠之誘進之採用之或又畏憚而彌縫之遞遞相承
賢否易位所謂毀譽不得其真者此也往者場屋之弊
惟銓試其後也補試亦弊今則省試御試無一不弊矣
弊者一曰冒名入試二曰同場傳義三曰換易卷頭四
曰計屬暗號五曰計會分房五者之中如換易卷頭計
會分房若非游士所得為而非游士與吏輩平時往來

心腹相孚亦未有能相通者方秦氏當國私其親黨場屋蓋嘗弊矣至更化而盡革今則更化之後萬事維新惟場屋不與焉傳聞省場之中以試卷字畫同異駁放者數人其後夤緣覆試而一人者不至豈無其故而上下含護不復稽考特科之就御試行賂者皆不在末等此其弊已久而今舉尤甚遠方孤寒至有通榜無名者傳聞榜中無名者二人其一鎮江湯泳銓試之冒濫抑又甚焉蓋有專一坐鋪議價者入試之前凡往投托無不取效雖不通文

墨之士亦可竄名高等而場屋之去取濫矣朝廷政令
所出處置一定公議無愧人言何恤而年來事無巨細
求者從欲者得有如嘉興免解之事上庠混補之事朝
廷深知其不可行而不敢固拒蓋游士率斂錢物入已
志在必行百十為羣徧走朝路或謗詈以脅制或佞媚
以乞憐或俯仰拜跪以祈哀朝廷顧惜大體重失衆心
俛而從之以幸無事而朝廷之勢輕矣夫朝廷之勢輕
則緩急之際必有令之不行作之不應者甚可懼也故

嘗為今之計莫若散游士而散之之道有二一曰罷漕
司之牒而增解額二曰罷太學之補試而用鄉貢今之
牒試凡曰避親曰隨侍曰門客鮮非偽冒者而販鬻者
居其半士大夫皆知之而不忍絕之者正以解額不均
之故故莫若罷漕臺之牒試而增其額於諸州取開禧
三年諸州所申終場人為準果欲行此
宜密而速每三百人取一
人顧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額窄者莫甚於溫福二州且
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解九十名舊額五十四名與

增三十六名温州終場八千人合解四十名舊額十七
名與增二十三名他州準此人多額窄則增之人少額
寬則仍之度所增不過數州而已自溫福之外所增不
過三數人通諸州所增之數不過諸路漕司所罷之數
而士子之周流四方以營牒試者息矣今諸州學田日
增學舍日葺而鄉校之去取無與於升沉士子之去來
無關於進取往往有志者鮮入其間而太學補試取一
日之長亦無以得州里之良士故莫若罷太學之補試

而取其人於鄉貢取開禧三年諸州終場人為準每千人貢一人溫福二州向來解額太窄出游者衆非他郡比今聚而歸之恐人數驟多則於終場合貢人數外特增一半謂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取八名與更增九名溫州終場八千人合取八名與更增四名每州以一千人為準若及五千人以上則間舉多貢一名不及千人則許間舉貢一名不及三伯人者免貢其合貢人數並取於月書季攷而或殿或罰並依學令必求其行

藝無玷者前期上其名於太學至省試之後太學缺員之時簾引參學其遠方不願參學者與免文解一次已貢入學而簾引不中或簾引已中一年之內無坐學月日者罪及教授而所貢得人者教授亦與升擢如此則太學所取皆鄉里所推之人鄉校所養有登名太學之漸鄉校之教養不虛設太學之所取皆實材而士之宿留都城以營補試者息矣或以諸州教官未盡得人嫌其徇私愚懵則教官即學官之儲也安有為學官則可

信為教官則可疑哉向之鄉校既已無與於士之升沉私意容或有之今士子之升沉係焉小有私意謗議生矣況取士之當否復有陟罰行其間乎愚知自今以往鄉里之士皆自愛而重犯法郡之教授有所畏慕亦皆以職業自厲不過三二年間游士各反其鄉場屋可清朝廷可重爭訟可省風俗可厚矣

代金壇縣申殿最錢劄子

照對鎮江府管下三縣每歲赴發本府通判南廳經總

制官錢歲額有常未嘗欠少本廳忽於嘉定十四年內
行下三縣稱嘉定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中
一全年本廳合解淮東總領所錢一十二萬一千三百
九十四貫三伯九十六文已發過一十一萬三千六百
貫文外實欠錢七千七伯九十五貫三伯九十六文皆
係管屬三縣倉庫場務虧欠之數今緊要上件錢赴
比較殿最合行下各縣補解內丹徒縣附郭倪知縣係
倪尚書之子反覆論辯僅認錢一千餘貫丹陽以劉知

縣方得罪上司而不敢辯遂坐下錢三千三百餘貫金
壇厲知縣以久病在告繼之以死而不及辯遂坐下錢
三千四百七十貫文若三縣所解比之常年委有虧少
固不敢辭今且以金壇言之嘉定十年四月一日至十
一年三月終解過一萬八百八十八貫四百三十一文
十一年四月一日至十二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百
六十四貫二百三十文十二年四月一日至十三年三
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三貫一百八十三文

所有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
一千九百四十五貫一百四十一文比十年分計多解
過一千五十六貫七百一十文比十一年分多解過錢
一千七百八十貫九百一十一文比十二年計多解過
錢一百七十一貫九百五十八文比之遞年並有增羨
何緣虧欠兼照嘉定十二年以前黃通判任內以歲額
不敷具申戶部已有減定之數豈有通判廳合解總領
所之錢則減於前本府三縣合解通判廳之錢則反增

於前之理又照通判廳合收經總制錢在本府倉庫場
務者付之七八在三縣者僅十之二三藉有虧欠只合
行下實有虧欠處或以州郡掣肘亦合照額均科豈有
將十三年虧下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盡
數科下三縣之理推原其故蓋緣是時通判張佺齡者
懵不解事惟吏言是用吏人乘勢欺隱及妄有支破又
與在城倉庫場務合若干等人通同作弊致有上件虧欠
及總領所行下補解通判既不能根究弊端姑藉吏輩

以備償本廳人吏又畏懼本府明知弊端更不敢將上
件虧欠錢科下在城倉庫場務實虧欠處平白創立殿
最窠名專困三縣其後總領所亦知通判廳之非遂追
斷倅廳吏人行下三縣索上創立殿最錢窠名以來行
移仍出榜禁約而通判廳官吏利於贏餘幸其歲有七
八千貫之入蔑視總司所行催督如故自是逐年援為
成例其後又於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上
增添數目不等每歲必欲三縣於正額經總制錢外補

解上件其後又欲錢會中半數內科貼陌錢慮縣道奉
行稽緩勾追典吏綱弔禁繫訊次之牒月不下數十紙
所差專人更迭往來了無空日每一吏人追到倅廳非
使用一二百千不得下縣一專人到縣非乞受四五十
千不肯上府使縣道寬裕一事之內欲數外白撰錢一
十四千已是難事況丹陽地當孔道田瘠民貧金壇僻
在一隅商賈不至此錢何自而來故丹陽縣向來止將
此錢於役錢上增科後以民間詞訴而止目今兩縣未

免取之受輸之寬餘又責之吏人鄉司與當案人吏每

名月納不下二三十千

鄉司最多其
他數目不等

下至一小貼司亦

月納數千而吏輩趁辦其他板帳及移用酒錢等常賦
自若此何異縱狼虎食人而分受其肉連年以來本府
雖有嚴明之帥諸邑雖有慈惠之長而民窮無告民冤
莫伸弊皆由此若非使府體恤三縣速作措置則縣道
日不可為其所施行之策初不必大有更張但乞行下
通判南廳具呈嘉定十三年未虧欠殿最錢以前三年

內諸縣解過錢數從使府點定最多一年行下各縣認解責令通判廳人吏此外不得妄立殿最補虧等名另項專人追擾如此則縣道可以少寬又所認解數既是最多年分通判廳亦不得藉口以虧欠總所常賦為辭實為公私上下悠久之利

回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某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其為利甚公而恐妨民之私其為慮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幕畫已悉而詢訪

下及於邦人此道甚古此意甚厚某等雖至愚極陋其
敢自默竊謂為民旅目前計則但開橫塘堰下至運河
口俗號七里河其事小其役省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
為綱運計則其事大其役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
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橫塘南曰
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
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於江南不下金壇以洩於湖其
制甚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閘所以不通綱運今使

府欲為綱運計則不但橫塘堰下之河當開自運河口至金壇之荆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既開更須於橫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其事大役繁當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饑之民日久不散氣息熏蒸疫癘滋起有失大卿子愛斯民之意故曰必須農隙若但以橫塘堰下七里之河淤塞尤甚欲且開通以為民旅輕舟往來之便則不必調夫不必須隅官只乞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開掘二三丈見得每丈

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却通記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
諭三策中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說明出榜文每料支錢
若干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束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
官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據所闕支盡數支還元料
錢米如此則不召自來不賞自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
但此役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久遠管見如此更乞
於二者之中詳酌施行

代錢丞相奏劄

臣以非才世受國恩再陪政路茲又叨承之使躡登次
輔揣分度德震懼靡寧累上封章丐歸田里方命罪大
猥荷矜容天威所臨其敢喋喋而職事所在有不得不
先為陛下言者國家萃幾務於中書而總之以二三大
臣此其任甚重其責甚專昨自憚人弄權率意妄作政
令之施設始有不由中書人才之用捨始有不由廊廟
予奪失當措置乖方迄至年來毒流華夏陛下聖明雖
深懲已事之失而禁廷深遠猶恐徂前日之習謂為常

事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凡舉一事凡用一人若大若小若內若外必與臣等公議而公行之凡特旨內降一切不出或猶有蹈常襲故者容臣執奏一切不行庶幾國是不搖倖門不啓或臣等議有未盡行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糾正必無偏黨上累聖知此臣所以不得不先為陛下言者一也此者儉黨既除朝廷虛位一時遷轉不一正自不得不爾今小大之臣員數略備遠外人物收召方來若猶更易不時不惟職業廢墮

賢路充塞亦恐播之天下不知朝廷擢用率本才能但謂名器冒濫有加前日終無以作新耳目興起事功徒使方來者無所可容已廢者得以藉口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專以職業厲羣工朞年之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庶幾大小之臣各以職業自勉不以苟且存心內治修明外憂可弭此臣所不得不先為陛下言者二也凡是二者皆臣常職而臣言若此蓋中書失職已十有三年若非預此奏陳異時求倖進而無門欲速化而

無策者必且以怙勢專權間臣於陛下陛下左右亦且以人主不得自由之言證成之方是時臣雖欲自辯有不可得故不得不先為陛下言之陛下以臣言可行則乞以臣此章誕告中外俾皆精白一心以待朝廷之公選臣雖至愚猶能勉策疲駑圖報萬一不然所謂具臣爾具臣去畱寧計重輕願陛下毋俾臣留全臣之去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漫塘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十四

宋 劉宰 撰

表

代賀孝宗瑞芝表

慈親有喜洽和氣於九重列祖垂休發佳祥於三秀慶
源增永薄海均驩恭惟太上泊然無為靜而能應一飯
再飯而乃間釋聖子之憂勞先天後天而弗違格高穹
之瑞應旬有二日序半三秋當世世勿毀之庭有葉葉

重光之慶於昭景貺兆自淵衷臣猥以非才肅將明命
先覩為快莫陪俊武於金闈盛事流傳遠想靈華之玉
潤

代賀光宗瑞芝表

未央稱壽先萸萸之再旬清廟發祥產靈芝之連葉慶
均八表兆自一人竊以受帝祉而施于孫蓋創業開基
之本意有天下而尊歸父亦繼體守文之常經非宸心
曲盡於精微則和氣昌從而感格陛下以虞舜之孝盡

文王之勤富貴不足解憂惟思順志朝暮必親問膳迄
底復初千秋開震肅之期九陛集尊崇之典輿情悅豫
宗祏光輝宜齋房之英曠百王而啓瑞當祫祭之室表
列聖之同休臣猥備驅馳欣傳盛美特揖屢揖而三揖
悵阻奉於威顏大書特書而屢書諒增光於紀述

啟

上江東安撫

鎮千古虎踞龍蟠之地述瞻大司寇之尊察一邑鼠竊

狗偷之姦猥司南部尉之職分之相去雖如蓬萊之隔
弱水德之有容則如江漢之納細流介子墨以薦誠冀
司籤之委矚竊以驅馳之賤無如警捕之司事雖猥而
貴於必親權至輕而易以速戾故子真甘心於市卒而
灞陵激怒於將軍矧惟建業之民尤萃長干之里連甍
萬戶列戍五軍退慙年弱以貌羸曷底令行而禁止敢
以塵埃之末仰祈山藪之藏某官以命世亞聖之才富
博古窮今之學名揭日月而蒙以養正氣塞天地而謙

不可踰風雲入壯懷俾登要路日月開黃道直上禁途
上念二千石莫盡於母慈乃數百里出臨於姑孰襦袴
方騰於歌詠絲綸已促於還歸夏道之近人雖後刑章
之用秋官之率屬益令德意之孚宜正位於三台以示
儀於百辟帝意先定僉謀協從惟六朝之故都控兩淮
之重地令嚴帥閫震萬竈之貔貅望重留司肅九關之
虎豹何啻股肱之郡是資心腹之臣朱轡爰自於東來
丹宸已寬於北顧既治居天下之一宜晉膺晝日之三

屬叩闕願借於寇恂故增秩姑留於黃霸聽與人之頌
我公無以歸兮促相國之裝朝廷行召用矣某家徒四
壁教稟一經雖程能再冠於鶚書然擢第竟羞於牛後
大冠黃綬幸備使令於十國為連帥之時布襪青鞋敢
自暴棄於一氣轉鴻鈞之日

通上元知縣

絃歌美化方藹譽於西州華楚微官行依光於東壁喜
形手舞幸過心期敢於雉見之先冒貢魚封之敬某官

泰岳祚嗣熙朝世家文章鋪錦繡於筆端才畧妙經綸
於天下三千里宜張於鵬翼十九年尚屈於牛刀衆謂
非宜公惟自得愛日御冬而良民心悅嚴霜戒秋而黠
吏膽寒乳雉在傍已化嬰兒之慕非熊協兆行聞尚父
之歸伏念某壁立寒家管窺末學再登鶚薦慙居糠粃
之前一躍龍門猥廁塵埃之末瓜期已及樾蔭焉依君
子秉心諒笑白圭之壑小人何幸遂沾晉國之波

通江寧簿

以上江寧尉時作

問簿書之間將倒中郎之屣修竿牘之敬有慙從事之
賢謾布赤心或垂青眼某官名父之子間世之英好學
能世其家操行不同乎俗鸞棲於枳棘少須千仞之翔
鳳鳴於梧桐佇應九成之奏某家惟四壁教稟一經十
年潛心常極雞窓之苦再鼓作氣僅題鴈塔之名豈期
筮仕之初乃有親仁之幸傾蓋如故敢言心腹之敷同
官為寮尚資脣齒之助

通吳真州

洪

恭審出緯九重分符千里京兆尹之治辦舊推別駕之
功聖天子之簡知俾鎮迎鑾之地蓋異時入貢上京之
都會亦當今圖復中原之輿區非有長才曷勝隆委斂
板將迎於鷁首磨鈎頂貢於魚封恭惟某官盛德鎮浮
英風立懦胷中灝氣南山秋色之相高筆底詞華白雪
陽春之寡和試觀游刃何有盤根巨竹庭前吟哦有裕紅
蓮幕下畫諾餘閒藹聞望於縉紳之先贊剴裁於輦
轂之下府無留事人服至公暇日湖山何止平分於風

月九天閶闔謂宜接武於雲霄欲寬北顧於冕旒笑擁
東來之旌騎靖言此郡實控大江賦斂尚寬田里少聞
於愁歎舟車旁午貨財粗有於源流小鬱經綸來為保
障雖五馬人生之貴方快覩以爭先然三公刺史之為
恐召還之不遠某偏親老矣一第偶然邑尉更書愧見
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
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昔襦今袴幸當叔度之來大詔
褒衣願貸齊兒之緩

通石漕

宗昭

伏審載奉恩綸聿新使節大江以北仍歸覆幬之中白
鶴之區尤喜照臨之近猥繇末掾辱在下風敢伸燕賀
之私就陳蠡測之見竊以遣使分行於諸道建臺獨重
於此邦歲漕六百萬石以為常睇遺規而在目仇讎七
十餘年而未復宜仁人之動心矧彼方朝夕不保之時
而我乃年穀屢登之日熊羆之威以何而振牛馬之運
於何而施固當同蕭相於關中使轉輸之有賴奚止為

夷吾於江左終委靡於無成然夷攷已行殆可太息成
役有限每窘於餉給舳艫相銜惟謹於送迎以至錢幣
愈偏而流轉失宜倉廩徒積而變通無策並邊之地未
免逋逃之出沒安土之民或困豪猾之奪攘當調瑟盍
更張之時必攬轡有澄清之志曲學阿世者誰識大計
以身許國者無如我公恭惟某官忠嘉世濟於父子之
間淵源獨得於師友之際致知格物以治天下信此理
之不磨息邪距詖以正人心使斯文之未喪早遂軻書

之三樂旋膺漢詔之十行入居清切之班出領蕃宣之
寄從容冊府追十八學士之後游笑傲環滁踵六一先
生之舊事郎省進叅於列宿幾廷密贊於中台勇退急
流遠持蕩節露下而蕭蘭俱舊歲寒而松柏不彫考績
舜朝敢憚東西之易地圖功朔漠詎專南北之通和然
而內外異施本末有序願膺三錫命之寵先收一正君
之功伏念某嚮道有心獨學無友貢部猥蒙於甄錄銓
曹自分於陸沉邑尉更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

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
今日已至於後日喜惟厦屋之依一天獨有於二天敢
恃師門之舊

通鄭倅

炤

綸制疏恩緹車載道綠水紅蓮之幕曾未遠於風流青
鸞白鶴之區肯載歸於封部矧在牛馬之走曷勝燕雀
之私某官天賦才猷日新德業學出於正造游夏之淵
源情見乎辭有李杜之光燄斯立信為丞之不負淵明

恥為米以來歸六條分佐於崇臺八計獨裨於密議政
成幕府名滿公車睽東南水陸之衝莫重迎鸞之地而
郡國海沂之詠允資別駕之功矧情偽之備知而威聲
之夙著前驅至止闔境晏然圖畫天開真州亭名賸喜平分
於風月長安日近佇觀布武於雲霄某邑尉更書法曹
竊吹曾未見於顏色敢預布於腹心惟今常平坐視陳
腐價有貴賤而糶糴不問歲或饑荒則耗折是虞力裒
在公之餘財圖廣立法之初意規模甫創而未備財穀

曾有於幾何非提綱振領力賜於主盟則積毫累寸終歸於文具公之來此天其相之陳仲舉之題輿幸親逢於此日鄭當時之推轂寧有望於他年

回程司理

桂

伏審綴從機幕來典刑曹雖辭尊而居卑實以退而為進拜魚封之先辱愧燕賀之後時恭惟某官粹然天資輔以家學黃綬脫身於下邑綠衣贊畫於慈闈德行道藝之興賢早推先於鶚薦禮樂光華以遣使嘗遠涉於

龍庭宜遂策於殊勲何尚淹於俊軌鄭武公之父子方
傾篋於國人陳元方之弟兄佇並登於朝著某拙無與
比愚不可移迫於甘旨之供就此斗升之祿三尺法從
事敬奉周旋六七月云歸尚資覆護

謝韓漕魁舉練達科

偏城執法幸逃司敗之誅當路誤知忽上公車之薦非
意所及懷感實深切以舉員之外復旁設於諸科立法
之意欲廣收於多士名兼練達才豈凡庸通達如賈洛

陽而更事未深明練如胡中庸而守正猶惑歷求於古
已罕其人如某者妄詭事功初無智慮解數千牛而芒
刃不頓夫豈其能有五石瓠而濩落無容自憐其拙勉
從再調實迫偏親仰供甘旨之須正藉斗升之祿青鞋布
襪未容追杜老之游大袂褒衣屢見鄙齊兒之緩自
適參軍之枯槁幸逢使者之光華恭以某官挹滄浪之
秀於胷中倒瞿塘之流於筆下英詞潤金石灝氣薄蒼
穹奉六條以察州求一士以報國謂某青衫十載或頗

熟於民情以某白沙三年亦粗了於官事驟加薦達罔使聞知雲箋忽墮於目前衮字已馳於天上足以起末俗之風靡居然破公舉之天荒某獨何人身當此選誓堅素履罔蹈他歧當斯世而立功名是為報德識時務者在俊傑終愧非長拳拳有懷縷縷莫狀

代兵官上吳守請假赴省

已上真州法曹時作

掌津人之事悵初志之未伸登天府之名幸前功之不廢輒忘狂斐仰瀆聽聞伏念某世寓三衢家惟四壁采

芹泮水屢蒙郡博士之知擢桂禮闈猥出羣公子之右
僅登勇爵未究遠圖慈庭闕甘旨之供祠宇竊斗升之
祿間關再調黽勉此來夜如何其筋力寢疲於警盜朝
至日昃精神更耗於征商夢不到於雞窓分甘同於馬
足頃嘗鎖試誤辱甄收幾年藏器以待時尚存鶚薦新
歲臨軒而策士適際龍飛勉偷餘閒復尋舊業儻自今
以往居德行之科或言語之科則不日之間以俎豆之
事易軍旅之事顧所繫之甚重豈此舉之敢輕曲加禮

貌於諸生幸值文章之太守茲蓋伏遇某官胃中錦繡
筆底珠璣延州士之高風尚遺于後河南守之治行復
見於今遇事凜然如烈日秋霜接物溫然如春風和氣
驗之予奪之際曉然賢否之分幸以麤官得陪下吏察
某平生不飲盜泉之水憐某蚤歲嘗觀學海之瀾未忍
棄遺常蒙寬假顧辱在泥塗之久猶庶幾死灰之然豈
綿薄之所能必陶成之有自謹憑筆舌以布腹心鹿鳴
之宴嘉賓倘獲陪於趨進鵬飛之至南海曾敢忘於吹

噓

通揚帥趙尚書

師畢

竊以束擔啓行將冒子男之寄磨鈆奏記敬干牧伯之尊兢兢如涉於淵冰爛爛莫垂於巖電恭以某官剛大之氣不撓於物經濟之才獨得於心發於文章見之翰墨金聲玉振遠承孔孟之傳鐵畫銀鈎不數鍾王而下自最治平之課浸膺神聖之知每六轡之星馳即百城之風動向者灞上棘門細柳多窘糗糧時乎京兆馮翊

扶風屢鳴桴鼓惟公至止計效卓然士飽而嬉民歌且舞雖蕭相國何以當此如趙廣漢蓋不足云持橐甘泉已進儀於鴛鴦旋舟吳會俄托興於萑蘆睠古揚州為時督府廿四橋之入詠雖殊全盛之時八萬石之分封此實權輿之地紫樞黃閣少稽於進位大纛高牙聊藉於折衝最爾邑若不繫於戚休重我民誠不忍其塗炭遽枉五雲之賜仍為十日之期俾驅車直俟於瓜時庶交印可諧於穀旦待下若此其至有生蓋所未聞宜得

時才以空積弊更須夙駕以副虛懷而某能非已千聞
弗知二窮塗久厄而學問廢矣俗狀已成而疾疹因之
暨祇嚴命以促裝適值慈親之伏枕莫遑邁邁何以自
文幸少寬人子之心將亟遣隸人之列寧須良月即托
二天前事之失後事之師敢不深懲於曠敗七年之病
三年之父尚靳少緩於責成

通郭倅

伏以捧大府之檄趣為下邑之行題別乘之興幸遇中

朝之彥敬裁尺牘以寓寸誠某官家學淵源天才穎出
胃次足吞於雲夢詞源可倒於峽流令肅花城不羨南
昌之隱去望高蓮幕坐令鄱水之春回入典上方出臨
單父百工濟濟咸精技巧之能萬井熙熙盡仰絃歌之
化交驅鶚表屢徹龍墀十里紅樓聊平分於風月九重
丹詔行趣上於雲霄伏念某俗狀可憎散材無取親年
喜懼慮遠宦之非宜邑務浩穰悔自謀之不審方幸代
者去及瓜之遠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亟祗嚴命以促

裝適值慈親之伏枕甫茲小愈即走下寮

通蔡僉

捧大府之檄趣祇役於男邦裁小子之章敬通誠於幕
府退慙狂斐仰冀優容某官以耿介拔俗之資負英偉
過人之識直而不撓端明未遠於風流粲然有文中郎
尚存於典則宜居近著式展壯猷睠邊防莫重於全淮
而帥閫獨隆於諸道依紅泛綠聊領袖於羣英曳紫紆
朱卽權輿於要路伏念某散材無取俗狀自嫌部尉來

歸已愧子真於吳市法曹濫綴更慙何遜於揚州代更
惟急於便親踈拙遂忘於揣已所幸代者去及瓜之遠
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欲鑒前車未知長策非藉衷言
之助曷逃吏議之加後同郭倅

通叅議

伏以同前恭以某官厚德鎮浮清標拔俗天民獨推其
先覺歲寒方識其後彫皂盖朱幡宜承流於藩輔紅蓮
綠水猶借重於賓寮盖邊防莫要於長淮而帥閫獨隆

於諸道少煩協濟即聽召還某俗狀自嫌短材無取親
年喜懼慮適遠之非宜邑事浩繁悔為謀之不審方幸
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退揣才疎曷
逃吏議自今以始謹當戒於覆車過此以還惟仰依於
廣廈

回泰興向尉

恭審已及瓜時將臨梅隱折腰為米方慙前哲之高握
手論心幸遇故人之至敬哀頌語仰薦賀誠恭惟某官

粹然天資加以學力萬丈文章之光燄夙擅英聲三千
禮樂之縱橫入參大對甚稱上意咸篋中除迺眷此邦
舊稱壯縣雖雞鳴犬吠境內相聞而鼠竊狗偷時乎未
免慙懸綵棒即奉明綸某一別風姿屢更歲籥當年烏
巷已無警肅之長此日龜城更愧催科之拙擬逃百責
正賴一同烹魚而得素書曷勝其喜立馬而同行李願
疾其驅拳拳有懷縷縷莫狀

賀趙帥元正

鳳歷頒新歲月肇四時之始龍墀眷舊風雲開千載之
期凡藉帡幪曷勝頌詠某官勲庸之茂望實之孚稽周
室之宗盟誰其過此數甘泉之法從無以尚之方三陽
交泰之初正九陛思賢之日惟二十四橋之景物方賴
品題而三百六旬之陰陽允資調變即飛丹詔遂轉彤廷
某不揣附庸敢陳善頌願令寒谷盡回鄒律之春何啻
魯人但祝僖公之壽

賀李參政

壁

冬節

已上泰興令時作

七日来復驗天行之始亨五福類收契君道之方長慶
歸宗社喜在股肱某官誠明守君子之中剛柔得仁者
之勇庸言庸行既深結於主知一德一心方密陪於國
論逮羣陰之既剥育萬物以偕昌宜叶朋來之休遂膺
爰立之寵君臣相悅福祿攸同某夙被化鈞方縻吏鞅
想黃扉於夢寐莫獲登門瞻赤舄之光輝徒勤誦履

通永嘉留教授

臺幕分員遠作諸侯之客郡僚接武幸逢博士之賢禰

刺未馳郇雲首辱仰哉相先之誼俯深不敏之慙恭惟
某官學海淵源詞林根柢陽春白雪和者彌寡霽月光
風溫乎可親揚雄之賦河東雖吹噓之有地僖公之修
泮水須教育之得人一從絳帳之開丕變青衿之習七
十子之速肖已著師模九萬里之奮飛佇應詔緯某一
寒到骨寸進冥心不憚折腰端為餬口方祇遠次忽冒
辟書謀利析秋毫顧豈我輩之能事生財有大道所異
先生之與言祈鄉采深敷陳罔既

通唐提幹

擢從令最來長賓僚幹山海之藏正資婉畫托官曹之
末采激歡棕深慙燕賀之稽重愧魚封之辱恭以某官
高標絕俗厚德鎮浮相業傳芳粹然家

此下有
缺誤

禪於使

指前驅甫至七城傾僎於仁言公道方開一札佇頒於
溫詔某猥從辟置將遂趨承所願驅車亟諧傾蓋樓臺
近水知得月之獨先虎豹在山尚採藜之不及

通台州劉倅

丞郡得人了無廢事使臺分屬濫吹充員禰刺未馳郇
雲首墜仰戢相先之誼俯懷不敏之慙恭惟某官霽月
英姿陽春淑氣詞源衮衮笑行潦之無根才刃恢恢鄙
俗庖之易折官塗布武薄海蜚英雙松快斯立之吟哦
行葦廣周家之忠厚花縣來歸之未遠棠陰遺愛之猶
存孤嶼中州聊平分於風月道山冊府行直上於雲霄
某冷落孤蹤棲遲薄宦折腰為五斗米夫豈樂為負郭
無二頃田蓋不獲已方安遠次忽捧辟書以道生財雖

聖經之明訓與民爭利寧君子之本心方時之艱何策而可畏首畏尾敢一意於謀身足食足兵尚同心於體國

上安撫辛待制

恭審祇奉堯言載臨禹會五侯九伯即專鉄鉞之征萬壑千巖重仰詩書之帥神人胥豫宗社有休恭惟某官命世大才濟時遠畧挺特中流之砥柱清明寒露之玉壺十載倦游飽看帶湖之風月一麾出鎮迴臨越嶠之

烟霞上方為尅復神州之圖公雅有誓清中原之志乾
旋坤轉虎嘯風生俟對西清入陪間燕承流北府出分
顧憂肆煩十乘之啓行盡董六師而于邁然念京口之
兵可用徒侈流傳太倉之粟相因未多紅腐必攷杜牧
自治之策庶收宣王外攘之功衆竊遲之我則異是上
還印綬歸卧林園既乖曲突之謀屢見俗庖之折旋悔
鴈門之失計輕用王恢欲使淮南之寢謀莫如汲黯起
家有詔賀履無涯竹馬驩迎誤喜細侯之至木牛饋運

正須丞相之來某跪別風姿驟更歲律曩竊棠陰之覆
茲欣芝檢之頒一天獨有二天敢恃門牆之舊今日以
至後日所祈山藪之容誦詠采深敷陳罔既

謝章倉

變

舉改官

已上浙東幹官時作

分玉節之光已叨辟命通金閨之籍更冒薦書受恩不
貲拊躬知懼竊以居間以得祿為急從仕以脫選為難
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久無聞之後有一於
此足為特達之知兼二得之亶謂殊常之遇矧求之者

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求者不與而與其不能求
主者不觀而觀其所無主連飛鸛奏等是鯁生厥惟艱
哉見亦罕矣必有若囊錐之脫穎庶不孤藥籠之兼收
而某學負初心病添俗狀識慮謾疲於細故器資不及
於中人一字之褒雖可踰於華袞斯言之玷恐有累於
白圭某官以已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之
志誓不苟圖故於屬吏之中嘉其靜處此事蔑聞於後
世此生親見於吾身然而僥倖難常報酬無所惟期後

日勇退急流衮衣繡裳歸味閒中之趣青鞋布襪庶陪
物外之游

謝表侍郎變舉自代

春官宗伯初拜除書深山野人忽迂遜牘異哉取舍駭
於聽聞雖壞木不復知榮然頑石豈能無感竊以從臣
始上之三日庶寮咸仰于下風猥玷品題可階進取矧
今學者山斗實在夫子門牆天佑斯文碩果不食躬有
一德砥柱弗移薦口或開有目咸覩既士之求者不與

則吾之舉者極難必視所以察所安聽其言觀其行語其學問則得於先生相與言原其性資則異乎懦夫無立志且疾疚不作膂力未愆庶用之則行不孤求士報國之意聞之者服可無貴耳賤目之譏如某者少無師友淵源長遂簿書期會歸來田里荏苒歲時孟浩不才本非見棄於明主陶潛為米亦非恥向於小兒顧膏肓得疾之深而面目可憎之甚綠蓑風雨聊追漁父之嬉翠佩烟霞屢問樵夫之路蓋自知無所可用夫豈曰有

所不為誰實誑言公乃誤舉藉曰樂正在二之中其如
嵇康有七不可某官矯俗之弊取世所遺謂迎吸水上
者無非陽鱗而擲置道旁者或堪鼎實故甫正貳卿之
任盍推一士之賢雖東閣所留盡朝廷之選而南宮所
上乃山澤之臞某久知逢人而說項斯未遂登門而見
元禮文移下及魚鳥皆驚某雖負吹噓猶知愛助芝蘭
玉樹聞滿家庭梗楠豫章無非國器時固資於黃髮公
更隱之素心儻事尚可為須煩元老或道當馴致願付諸

郎庶於彼得壯行之宜而在我無逆施之誚投以桃報以李
雖有慙大雅之詩濁斯足清斯纓尚不愧滄浪之詠

謝喬左史

行簡

特薦

十五年病免當施秦緩之方二千石詔還忽上襁衡之
薦駭于衆目惕若寸衷夫報國務在得人而為士尤貴
知己若乃過情聲聞適使厚顏忸怩某性也拙疎學則
孤陋一痛哭六太息既素無識治之才二不可七弗堪
亦非有高世之志肺感風疾面若天黥故自棄於明時

以苟安於窮巷荷鋤帶月不辭夕露之霑抱甕灌蔬寧
恤夏畦之病歲華荏苒暮景駸尋眼昏而觸皆生花頭
童而殘鬚如雪盖不但形容之改而又嗟膂力之憊向
使看鏡無慙踞鞍猶健豈憚督郵之見賦歸去來兮又
堪委吏之為曰會計當已故謂之隱既不諒其非得已
而謂之狂亦弗察其所以然是非兩忘榮辱何有不然
指終南之捷徑是有為而為之勒北山之移文必有議
其後者某官以龜城學製之日正海陵下帷之時雞犬

之音相聞草木之味偶合雖虞廷進長方新此日之育
才而陳榻空懸猶恐向來之失士故采葑菲不間草萊
某已負深知敢忘忠告夫名貴耐久道惡苟同願鑒前
修庶後味觀東閣之奇士自愧無從陪綠野之勝游
尚堪有待

特旨改秩謝史丞相

起家而思帝藉已屢控於忱辭更秩以貳帥藩更驟頒
於明命縉紳駭矚閭里歡傳仰洪造之非常拊沉蹤而

自嘆伏念某起身寒素賦性拙疎蚤玷末科志為時用
長得竒疾事與願違泛紅辭幕府而歸賦祿忝祠庭之
佚曾投閒之幾日即召審之自天俛仰十八年間恍如
昨夢明良一千載會徒想下風變調幸遇於時和鼓舞
第歌於帝力豈意江湖之漫浪尚紆廊廟之記存某官
忠貫兩儀學洞千古不震不動不懣不疎定大策於立
談無好無惡無黨無偏合羣才而器使方小茲嗣王之
求助欲卷阿吉士之來游遂使負薪有疾之人亦在拔

茅連茹之數且謂申公已逾八十難使留中伏波尚堪
一行姑令補外而某冠裳已裂藥石弗瘳雖病顙之駒
莫備於驅馳然銜環之雀尚思於報效惟天道功成者
退人世位高則危應侯疑蔡澤之言居然有感子房遵
黃石之誠去矣弗難況社稷之元臣有古今之明鑑阿
衡專美在寵利之不居忠獻兩全由進退之有道然衆
人難與慮始君子為能見幾詵詵鄙夫惟知城社之託
瑣瑣姻婭第顧門戶之私東閣豈無奇士如朱雲禁闥

亦有敢言如汲黯試當暇日相與靜思或一時有味其
言實萬世無疆之福某一身如寄百念已空願貸餘齡
俾安窮谷制太平之禮樂雖莫陪與議之諸生作平地
之神仙尚不愧獻詩之處士

秘閣奉祠謝史丞相兼賀徐少師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告多方冠貳公弘化之聯丕昭異
數雷風鼓舞華夏懽呼某官鍾天地之泰和紹聖賢之
純學以古之道為帝者師中原故疆指撝而無不服天

下大器談笑而寘諸安由心休休然有容故事綽綽然
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會信哉十九年而芒刃若
新昔位峻維垣悵莫違於遜牘茲禮成清廟宜首渙於
明綸猶鬱具瞻佇申成命某山林下士場屋陳人厥初
出身頗亦有志義之與比衆雖笑其蹢躅涼涼居危而
安人亦諒其悃悃款款數汙薦墨亦忝辟書不幸而有
采薪之憂既久而無勿藥之喜形容變改意氣衰殘如
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為督郵如孟襄陽之自棄而非關

明主從容田里荏苒歲時所願全生比不才之樗櫟豈
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藉令清班郡丞高選老於選調
既叨脫選之榮久矣逸居更冒均逸之寵凡茲誤渥惕
若煩言矧惟退安蓬戶之居其可遙寓木天之直一忱
控免萬冀矜從上光範門之書不敏雖慙於韓愈作書
錦堂之記欲言尚擬於歐公忤蹈惟深敷陳罔既

謝宣參政

十九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會驟昇殊

恩鴻造難名鯁生有幸伏以起家而列奉常之屬脫選而膺別駕之除既知其疾之深而俾修清靜之緣復念其名之微而俾寓邃嚴之直此其事皆無與前比必其人小異於衆中如某者天分不高月評更下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學以入官本無於師授仕而受祿何有於吏能重以采薪之憂而無勿藥之喜辭歸如陶彭澤非恥屈於督郵不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看鏡驚非於故我著鞭寧計於先吾所願全生若不才之樗櫟豈期

得月同近水之樓臺某官為斯文之宗任當時之重方
吉甫之入相非裴均無以盡致於名流故周公之為師
必召保相與共圖於至治既小成其小大成其大復中
養不中才養不才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某猶
具知識敢昧依歸願結草之未遑豈獻芹之敢後今邊
塵未起國步小康正周家徹桑土之時乃趙氏為保障
之日願汰貪殘之吏一蘇憔悴之民庶使擊壤之翁終
侈太平之遇抑令扶杖之老永觀德化之成感悚惟深

名言罔既

謝薛參極

某官識洞古今道兼文武進居宥府談笑而折遐衝直
上政塗雍容而定大計乃眷鳴珂之里相聞擊柝之聲
惟逢人必說於項斯故取近不遺於皇甫 同前

謝葛參政洪

某官探諸老之淵源為後學之山斗方淮南兵寢獨推
汲黯之忠暨博陸功成更賴延年之決爰陞樞極密贊

璣衡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

同前

郊贈謝王侍郎暨

劬勞之恩欲報無日贈卹之典有來自天並舍驚嗟孤
生感泣伏念某丁年擢第乙念禁親自失投機屢孤推
轂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名乎何有曩由
吹送得冒殊私自量何有於毫分懇免亦幾於八九端
門有赦深知推錫類之仁陋巷宅生其敢援升朝之例
忽幸追榮之及靡拘執法之常某官叅八柄以詔馭臣

閔一夫之不被澤謂烏猶反哺而況於人雖鴈不能鳴
當為之地乃飭所隸毋牽於文遂使亡親例膺命秩以
至糟糠之舊亦霑雨露之新心實未安義不敢卻潔蠲
以薦恍如稱壽於生前英爽猶存諒亦感恩於地下

謝王趙二知縣

云云
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名乎何有上
無以副庭闈之望下無以慰家室之心逝川如斯昊天
罔極端門有敕深知澤及於漏泉陋巷宅生詎敢言聞

於當路忽例頒於綸綍使弗異於縉紳某官鄉誼甚高
交情更厚謂不可失者逢辰之幸代為控陳不可吝者
執法之常曲加料理以至糟糠之舊亦霑雨露之新云

除直寶謨閣宮觀尋除常丞謝鄭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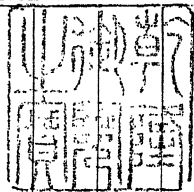
伏以三十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會驟
畀殊恩既優其老而陞之延閣之三復勉其來而處以
容臺之貳大矣洪造曲暢甄收蕞爾微生寔同冰履敢

伸推謝且控忱辭伏念某涉獵謏聞迂踈野性方其年
當強仕頗亦志在壯行病色日侵看鏡已非於故我官
情灰冷著鞭一聽於先吾輟祠官而召審於朝堂免藉
令而晉丞於留鑰既許即安於草野更令寓直於蓬山
幸會非常敢嗟不遇豈意此生之未昧載逢大化之聿
新異數駢蕃危衷震灼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舊學佐時
中興挈大器置諸安天地以之奠位開正路杜其枉日
月以之增明人之有能有猷而有為我則毋固毋必而

母意於以會歸有極保合太和協氣應而百穀用成文
德洽而四方無拂更欲招來遺逸益廣規恢而某病乃
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
於陶成惟少殫於忠告不可失者誠中原今日之機會
不可搖者尤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
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
急須已凜乎乏興之憂況遲之經久之後諉曰及此間
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間而投隙

竊恐方來之患有非逾度可知宜飭臨邊之臣先為固
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
來蘇之望又近輔之所講畫遠臣之所奏陳要切之言
存亡攸繫曾未施設已廣流傳亦恐獻議者甫離吻頰
之間而間諜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近密深謹隄
防庶幾境土復還混華夏而一統勲名震耀歸社稷之
元臣必有賡石介誦慶歷之詩豈止述周人美山甫之
雅某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上光範

之書不敏深慙於韓愈續彭澤之賦歸來尚許於淵明



漫塘集卷十四